



阿根廷全国合作社主义大会

作者:加布里埃拉·科戈

2025-07-02

合作社主义在阿根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阿根廷腹地农村社区、城镇和城市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关键。多年来，合作社主义的发展与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密切相关。尽管阿根廷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给各合作社带来了重重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合作社主义作为传统资本主义的替代经济模式，在团结、自主管理和参与式民主等价值观的基础上，正日益壮大。

在此背景下，为了探讨合作社主义面临的挑战，并加强合作运动内部的协作机制，阿根廷农村联合会 (*Federación Rural para la Producción y el Arraigo*) 于今年五月发起举办了首届全国合作社主义大会。本篇关于合作社主义的文章将介绍这一运动的历史及本次会议的重要贡献。

<https://www.veed.io/embed/6016ddbfb-ac90-41e9-9030-11ecea703f1?watermark=0&color=&sharing=0&title=1>

视频来源: 安赫尔·索尔金



合作社主义:扎根于阿根廷的社会运动

阿根廷第一批合作社出现在19世纪末,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推动。这些移民带来了团结、合作与互助的理念[1]。其中许多人具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背景,因此他们倡导合作主义,认为它是“许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要么在同一个生产过程中并肩劳动,要么在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生产过程中协同作业”的一种劳动形式[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批合作社、互助社、发展协会和工会应运而生。这些集体组织不仅让人们得以组织劳动与生产工作并达成经济目标,还具有强大的社区意义:它们成为人们聚会、组织的空间,让他们有归属感,同时增强了社会联系和社区意识[3]。

直到20世纪,合作社主义才成为阿根廷的一项社会运动。这得益于一系列制度措施的推动。1926年,阿根廷颁布了首部有关合作社的法律——《合作社通法》第11,388号,确立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并明确了其合法存在的条件。这为合作社的制度化与发展铺平了道路。该法律一直沿用至1973年,之后被《阿根廷合作社法》(第20,337号)取代[4]。

多年来,阿根廷合作社主义运动在多个领域不断发展,其中农业合作社在农业生产组织中的广泛参与表现突出。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服务型合作社,这类合作社诞生于内陆小镇中,旨在解决影响居民生活所需条件的问题,如自来水和电力供应的缺乏问题[5]。从20世纪80年代起,工人合作社的发展势头迅猛,这些合作社通常是由“企业复工”而来(那些宣布破产或被所有者放弃的企业,由员工接管管理和生产后重获新生)。

根据阿根廷国家合作和社会经济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Asociativismo y Economía Social, INAES)的数据,截止2022年,全国共有19076家活跃合作社;加上约3926家互助社,全国活跃的合作社实体总数已超过2.3万家。这些合作社占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以上,吸纳了2700万成员,相当于全国人口的60%以上[6]。

合作社在创造就业和地区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具有深刻的身份认同特征,尤其是在内陆城镇和农村地区。合作社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更作为团结文化的具象在阿根廷得到了巩固。因此,阿根廷召开了全国合作社主义大会,以加强合作社之间的联系。



社区合作社主办了全国合作社主义大会。供图：罗西奥·格瓦拉

反思合作社主义变革力量的联邦会议

5月3日和4日，由阿根廷**农村联合会**与**社区合作社 (La Comunitaria Cooperative)**和省协会与合作社主义研究所 (Instituto Provincial de Asociativismo y Cooperativismo, IPAC) 共同主办的全国合作社主义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América镇和拉潘帕省General Pico镇举行。

来自全国11个省以及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等国的合作社、协会和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来自5个市的市长、两个省的官员，以及合作社和农村部门的领导人也出席了。阿根廷农村联合会领导人雅尼娜·塞特布里诺 (Yanina Settembrino) 表示，此次会议的初衷是“为阿根廷合作社运动提供交流与合作的空间。这是一次共享潜力和挑战的活动，但要也要着眼于长远，考虑合作社主义能够为国家提供何种战略”。



此次大会吸引了阿根廷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机构代表、学术界人士及合作领域专家参与。供图：社区合作社

出席大会的合作社联合会有限公司(Federación de Cooperativas Federadas Ltda, [FECOFE](#))的领导人胡安·曼努埃尔·罗西(Juan Manuel Rossi)也认为, 本次大会的重要性在于“思考共同生产与营销、讨论我们希望建立的国家模式、我们需要的农业政策以及我们希望谁来掌控本地区主要自然资源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生产方式, 更好地保护环境, 生产健康食品。我们必须屏弃只让极少数生产者和极小部分人口受益的生产模式, 转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模式和一个地域间更加均衡的国家。”

克服诊断局限并建立合作社间的协作网络





大会以一出关于阿根廷合作社主义起源的戏剧拉开帷幕。供图:安赫尔·索尔金

会议期间,参会者就阿根廷合作社主义的现状和挑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会议第一天设有两个专题论坛——“关于合作社主义的讨论”和“合作社间的桥梁”。阿根廷国内外的行业领袖齐聚一堂。为了将评估结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与会者还围绕五大支柱领域成立了工作委员会:融资、经济和合作社工作;市场流通、附加值和正规化;合作社教育与培训;合作社主义与可持续性;以及团结与社区纽带。此外,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合作社产品博览会和展销会,以及如讲述阿根廷合作社主义根源的话剧和当地传统歌舞表演等文化活动。

会议在次日以阿根廷农村联合会旗下的“社区合作社”乳制品厂正式开业仪式为最终活动圆满落幕。该工厂与当地奶牛场合作,从源头上实现产品增值,现已生产多种奶酪,并计划在不久后推出袋装牛奶。



拉潘帕省General Pico镇“社区合作社”乳制品厂开业典礼。供图：社区合作社

融资、就业和合作流通体系

大会讨论深受当前国内和全球形势影响。对此，发展经济社会学博士、2021至2023年国家合作和社会经济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Asociativismo y Economía Social, INAES)所长亚历山大·



罗伊格 (Alexandre Roig) 指出, 国家形式, 尤其是农业形式等转变预示着全球主要矛盾的转变。世界不再仅仅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划分, 而是更聚焦于增值手段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 仅讨论土地再分配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讨论对技术和附加值的控制权。他认为, 这既是挑战, 也是合作社发展的机遇。因为正是合作社主义将新型的生产和营销方式、新的工作形式、新的金融和国家组织方式以及新的领土重组方式提上了议程, 而这些正是一个城市人口占93%的国家所亟需的。

会议得出的有力结论之一是, 合作社有潜力提升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并能够将经济确立为服务内陆社区的社会、经济、生产、就业和发展资产的核心。然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实施有效的战略来克服该领域仍然面临的诸多挑战, 而这正是各工作委员会讨论的重点。



工作委员会是本次会议的焦点。供图:社区合作社

关于融资, 一项重要发现是, 需设立国内和国际层面的融资和信贷额度, 使合作社能够获得发展扩张所需资源。此外还需加强网络建设, 鼓励合作社之间联合采购,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关于营销, 与会者建议设计合作社物流走廊, 逐步用合作社自行提供的服务取代私人服务。同时, 与会者还强烈呼吁国家促进合作社与政府之间签订协议, 以提升公共采购中的合作社份额。

可持续性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方面, 与会者探讨了如何促进不同领域的合作社之间的联动, 以打造更高效、更可持续的价值链, 并优先采购生态农业产品。会议还提出, 需要为采用可持续做法的合作社提供税收优惠, 从而鼓励采用对地球更友好的生产模式。



可持续性在本次辩论和展览的主题。供图:社区合作社

教育和社区纽带

培训与能力建设被认为是推进合作社发展的根本支柱。一方面，通过培训不断优化生产链，努力提供优质的合作社服务和产品。另一方面，教育有助于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巩固合作社主义，使其成为一种基于协作和互助的生活方式。与会者建议在合作社之间建立支持系统，让经验丰富的合作社为新成立的合作社提供支持和指导。与会者们还强烈呼吁在各级机构中推广《合作社教育法》，这对向下一代传播合作社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至关重要。此外，还建议鼓励年轻人参与合作社运动，让他们可以在合作社中找到工作、发展和参与的机会。最后，会议强调需要出台促进阿根廷农村地区人口再分配的公共政策，加强人与自然的联系。

合作即任务



会议期间传统文化与社区文化的展现。供图: Á安赫尔·索尔金和罗西奥·格瓦拉

尽管合作社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全国合作社主义大会仍然充满了欢乐气氛,展现出明确而积极的方向。正如雅尼娜所言:“本次大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00**多个合作社、协会和联合会参与其中,他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在制定贸易协定、物流协调以及开发自身金融工具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增强社会和工会经济实力,以在实体经济中具备竞争力。一个能够容纳并认可合作社经济作用的阿根廷经济体系,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它是国家价值、生产与就业的重要来源。”

简而言之,本次会议是一场围绕集体问题寻求集体解决方案的对话活动,旨在通过加强团结和工会组织,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深植本土的更加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1] 合作文化中心 (Cultural Center of Cooperation)。《团结的先驱:阿根廷合作主义的起源》(Pioneros en Solidaridad: Orígenes del Cooperativismo en Argentina), 2014年12月。可访问链接:
<https://www.centrocultural.coop/blogs/cooperativismo/2017/07/09/pioneros-en-solidaridad-origenes-del-cooperativismo-en-argentina>
- [2] 马克思, 卡尔。1988年。《资本论》第一卷。
- [3] 普洛廷斯基, 丹尼尔 (Plotinsky, Daniel)。2015年。《阿根廷合作主义的起源与巩固》(Orígenes y Consolidación del Cooperativismo en Argentina), 载于《Idelcoop 杂志》第215期, 2015年3月。ISSN: 0327-1919。由合作研究、教育与技术援助基金会 IDELCOOP 出版。可访问链接:
<https://www.idelcoop.org.ar/revista/215/origenes-y-consolidacion-del-cooperativismo-argentina>
- [4] 莫恩特斯, 维罗妮卡莉莲 (Montes, Verónica Lilian) 与雷塞尔, 艾丽西亚·贝亚特丽斯 (Ressel, Alicia Beatriz)。2003年。《合作主义在阿根廷的存在》(La Presencia del Cooperativismo en Argentina), 载于《UNIRCOOP期刊》第一卷第2期, 第9–26页。ISSN: 1705-2165。由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合作研究所出版。可访问链接:
<https://sedici.unlp.edu.ar/handle/10915/43695>
- [5] 费尔南德斯安德雷亚尼, 帕特里夏·A (Fernández Andreani, Patricia A.)。2021年。《阿根廷的公共服务型合作社: 概念、合作原则的张力、发展、社会贡献与主要挑战》(Public Service Providing Cooperatives in Argentina. Concept. Tension of Cooperative Principles. Development. Social Contribution. Main Challenges They Face), 载于《德乌斯托合作研究评论》(Deusto Estudios Cooperativos) 第18期 (11月), 第117–147页。可访问链接:
<https://dec.revistas.deusto.es/article/view/2260>
- [6] 阿根廷国家合作和社会经济研究所 (INAES)。2022年。《工作的未来属于合作主义》。可访问链接:
https://www.argentina.gob.ar/noticias/el-futuro-del-trabajo-es-cooperativo?utm_source=chatgpt.com